

艮齋文稿

六

有
1030

見山樓文集

目次

○送平田伯厚歸長州序

加藤東里君七十壽序

○大學劄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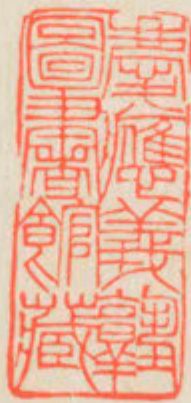
同

○答芳川波山別紙

紀嶋田平四郎事

菅野教卿画像贊

藩邸新宮上梁文



○韓魏公画贊

楠公贊

○北尾孺人七十壽序

○數雅序

○治痘要法跋

○空山道者傳

菊水園記

○送倉石生序

○靜古館記

○雲海說



○聽松居記

○遊囊日錄跋

○海內偉帖序

○藕蕒吟舸記

○西城侍醫法眼勁齋岡先生墓表

○消寒集序

○續消寒集序

答尾崎某書

送山田 序

題廣瀨某雜著後

○題村田松齋感述詩後

熙齋久志本先生墓表

幕府醫官種德亭岡先生墓表

贈千木良昌哲序

○滑稽怪談序

落々長松書屋記

○伯夷論

○謙信公大口袴記

○贈宮本虎孝序

見山樓文集

東魯 安積 信

○送平田伯厚歸長州序

曩予始得見山縣文祥。文祥篤志力學。一以朱子為宗。然人以其非家學。皆斥為立異。文祥奮而弗顧。可謂豪傑之士矣。予嘗送其行。曰。朱子之學正學也。苟守焉而不變。必有應之者。其興可期矣。文祥社友。平田君伯厚。去年來江戶。見過。予首問文祥。則曰。當其始倡朱子。異議紛起。後信從者漸多。今則一藩嚮風矣。予躍然喜曰。我固謂正學必興矣。然不圖其風化

化如此之速也。後又屢相見於清末侯之座。侯英邁
卓識。虽古人不敢苟從。而伯厚亦甚聰敏。沈潜乎經
義。不造其極不已。予愉然悅曰。我固謂正學必有應
矣。然不圖其得人才如此之美也。夫以文祥之篤志。
而輔之以伯厚之聰敏。左提右挈。振興正學。誰敢不
信從。異時政教之美。風俗之醇。蔚然超逸于海內者。
非長列也歟。今茲十月。伯厚將西歸。來索一言。予謂
善用兵者。不恃人之可攻。而恃吾無可攻之勢。能養
身者。務養元氣。而不使疾疫投。其意朱子之學正矣。然攻
之者。或謂馳虛遠而寡實功。泥於古而不通於今。或

謂惟治四書小學數書。而九經諸史百家之書束之
高閣。又不作詩文。故有固陋之弊矣。凡此數言。固非
所以論朱子。而奉其學者或不免焉。蓋學有本有末。
不務其本。而惟末之逐。其鹵莽博雜之弊。有不可勝
言者矣。然能循序而進。講之以漸。磨之以歲月。絕之
以強勉不已。遂蓄厚積。根抵深而枝葉茂。使無一毫
間隙之可攻。則彼將廢然自失。舍其旧而新是謀焉。
若徒恃學術之正。而不敢務實際。又安於小成。而不
自強勉。則彼將以藉口而沮吾學盛興之機矣。可不
慎哉。予亦奉朱子之學者。每以此自勉。而未能也。故

舉以質伯厚。并以質父祥。庶幾其有以誨之云。

加藤東里君七十壽序

東里加藤君。今年適七十矣。^二某月某日。為懸弧之辰。其子季道。欲與兄弟姻戚。獻壽觴。而請一言於予。予去年始得見君。耳目聰明。齒牙完堅。言談詳雅。丰神四溢。竊以為五十左右人矣。今審其壽算。懼然以駭。夫天下之福。莫大於壽。故洪範五福。以此為首。然年至耆耄。聾瞶昏耄。奄奄無氣息者。衆矣。而君乃健強如此。其何術以致之耶。世之修長生久視之術者。或鍊金石。調藥餌。鳥經熊伸。辟穀導引。以強其氣。或深

居而簡出。衣則極輕暖之美。食則盡水陸之珍。風雨霜露。不肯冒犯。以安其體。或玩書畫琴棋。流連於花竹泉石。以樂其心。紛々然窮一生之力。以求之。而其効。茫如捕風耳。君自少就仕籍。敷歷諸官。叢劇繁瑣。求一遊憩之不暇。而壽康如此。其何術以致之耶。仲尼曰。仁者壽。子思曰。有德者必得壽。夫仁之為德也。大矣。苟得焉者。不待金石藥餌之養。而強。不用輕暖珍羞之奉。而安。不藉琴棋書畫花竹泉石之娛。而樂。龐眉舜顏。顴齒鯢背。凡人之所冀。而不能獲者。皆拱手得之。若君者。其庶幾乎。庶公以持身。慈愛以接物。

慎恪精敏以奉職。今既踣懸車之年。而愛君報國之念。耿々不能忘也。無乃其心存於仁而能然歟。則壽者康寧。無足疑者矣。彼紛紛然鍊金石。美服食。務遊玩者。徒求之細娛末節。而不知其道近在乎聖經賢傳之中也。豈不大惑乎。予故舉以授李道。而因以警世之不修德而妄求者焉。

。大學劄記序

予賀子復。大學劄記刻成。屬予序之。時予適有伊豆之行。未及起稿而發。遊覽半月。窮山水之勝而歸。歸則子復復來。申前請。予胸間雲烟之氣。猶勃々不能

遣。雖無其請。固將藉以發之。况請之勤乎。自孔孟歿。千五百年間。德業功烈。非無人也。文章議論。非無人也。名物度數之詳。訓解援證之博。非無人也。然至繼千古之絕學。則独推朱子者何。以其能發揮格物致知之義也。格物致知之義不明。則誠意正心。將從何處下手耶。韓昌黎作原道。引聖經而遺之。曾南豐作筠州學記。僅能及焉。而未得其義。其他諸儒之解。皆不中肯綮。至朱子而說始定。虽後世有碩儒。究不能駕其上。學者捨此而又何所據哉。然予於奉其說者。竊有所憂焉。予性好山水。每遊必先按地志輿圖。熟

誦前人遊記。自謂密容水態。皆既領神意會於方寸之中矣。及其褰糧擔簋目睹而足踏。則山勢之起伏向背。水脉之源委濶狹。詭狀万變。與向死料度大不同。因悟天下之事。苟不能即其實際而體究之。以及其精微曲折。而徒鑽故紙。揣摩於影響之間。自以為格物致知者。豈朱子之意哉。虛見易而真知難。空言易而實行難。此又不可不深省也。子復氣銳而才雋。自幼沉潛乎朱子之學。頗能涉其潭奧。乃若斯卷纂輯先儒之說。間附以其所見。簡而該。約而不遺。粹然足以羽翼章句矣。然子復不敢以此自畫。而予所望亦不止於此。故題數語於首簡。相共勉之。

大學劄記序

朱文公四書註釋。皆極精密。而一生心力。尤在大學。蓋大學聖賢教人之方備焉。學者於此有得。則餘經可迎刃而解矣。故易簣前。猶改數字。其用力如此。後儒撰述。發明註意。而精粗雜焉。初學茫如望洋。或有因其說而轉墜塵霧者。千賀子復。崇奉文公。復攷諸儒之說。嘗摘其精。間附以所見。名曰大學劄記。簡而該。約而不遺。洵足以羽翼章句矣。然其言則云。斯編非敢示大方家。惟遠鄉之書者。與虽有書而眩於決

擇者。庶幾有小補耳。嗚呼子復可謂志篤而言遜矣。
相州人。太澤子脩重之。慇懃付梓。授予以首簡。因推
作者之意序之。

○答芳川波山別紙

近日都下。舞馬之災屢起。上下騷然。想亦賢兄已傳
聞。定軫高慮。故曲陳之如左。本月七日午下。火起於
神田佐久間巷。時北風方厲。飛燄直踰柳原堤。須臾
蔓延。勢疾奔馬。闔都蒼黃如狂。持械器救火者。搬出
家具者。衆屋防飛燄者。堵立而觀者。投罽而偷筐匱
者。呼囂者。哀號者。負且走者。蟻簇蜂屯。街衢填咽。不

可容跬步。炆勢益熾。神田諸術未燬盡。而火道遠在
西國濱街之間矣。紅光數里。夜明如晝。翌曉始熄。北
自泉橋。南至中橋。東自淺草門內。西至本街。其他小
網巷。靈巖島。八町堀。皆燔焉。斯已大災矣。越九日。火
又起於檜物巷。延燒至西河岸。有街卒數人。衆土庫
防之者。火忽從庫中發。即皆翻身投河水。復上岸防
之。神色不憂。其狂勇類如此。翌十日西北風甚劇。揚
沙捲塵。天日翳晦。人々自危。卓午火果發。宮津侯之
邸。邸在郭內。所謂大名小路者。隣並皆列侯第宅。非
復區々市塵之比。鬱攸既暴。加以飛燕之威。烈焰竟

起煙燄漲天。闔都防火將卒。雲擁川赴。爭來救之。而
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呼號吶喊之聲。與刮々爆々相
雜。風益怒。火益激。松本西尾岩村岡山津山高智
等諸邸。有薨轍々摩天者。猶束稿而焚之。直及德
島。堂廡樓閣尤為宏壯。俄頃紅燄騰上。如炎崑岡。
先是德島侯承三緣山防火之命。故虽延燒羅已及焚奮而
不顧。部勒士衆。從煙燄中突出。隊伍齊整。意思閑雅。
曾無幾微憂恤之色。死謂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吾邦
忠勇之風。非漢人所夢見也。恨不使賢兄觀之耳。是
時飛煙既星散郭外。炎々而上。分為二道。一自鍛冶

橋至築地。一自數寄屋橋至芝口仙臺邸。並極海灣
而止。火光照波。作殷血色。布帆驚走。如蛺蝶翻飛於
桃花林。甚至帆樯為飛焰所燬。舟人恒駭。洄海而遁。
凡三日大災。諸侯邸第。商賈闐闐。天下死稱為繁華
殷賑之區者。一時化為赤土。但見焦瓦煨材。縱橫礪
硯。數里相接。長橋平梁。或燒斷。或存其半。高門穹闕。
僅有遺礎耳。其餘大利。若西本願寺藥師堂。亦為烏
有人畜死傷。固不可以悉計。洵為未曾有之變矣。十
一日。火又自水府公邸中起。四隣喧擾。鶴望之間。小
川街更發一火。街與弊屋相近。玄煙蓬勃。日色為黃。

舉家震駭。五色無主。爭擔書笈負衣篋而走。殆不脫
虎口。一時蒼黃之狀。可想也。既而火漸熄。小樓無恙。
各手額相慶。而疲倦亦極矣。蓋前月來不雨。暗而風。
屋乾牆燥。故回祿跋扈不可制。七日倖免焉。而酌酒
相賀者。九日垣廬忽楮。九日漏脫焉。而喜色可掬者。
十日。即片瓦不蓋頭。俛仰之間。欣戚頓異。凡火亦若
巧出奇者。今日南風作虐。則明日北風逞威。明日東
南。則次日變為西北。順逆迴環。徃復馳騁。其所焚遂
合為一區。加之傳馬巷牢獄罹災。獄吏惶遽。縱囚。佃
寫流入。亦悉逸去。而災後歸者。十無二三焉。樂天所

謂四百死囚來入獄者。竟為虛語。而坡翁所謂縱百
萬虎狼於山林者。殆近之。此輩日夜放火。肘篋或禦
人於國門之外。跳踉恣睢。無所顧忌。二張三王。虽擿
姦縛賊。累如貫珠。而閃躲巧避。狙伏於四方。投隙
復發。邸版閭金之邑。相聞人心。洵荷擔而立。實僕
在都三十年。所未覩也。是以連日講會皆廢。唯膝鐺
篋筥。搬運函笈。竟夕不交睫。或吊火唁灾。犇驚於餘
燼碎甃之間。兩目為灰埃所眯。困頓而歸。歸則席未
暇煖。而警鼓之聲。又襲之矣。乃戲門生曰。予與子生
於昇平。未知干戈。恬晏無事。既幾年矣。今也大災屢

起朝夕倥偬不異戰國。夫火狔奇兵也。防之東而發於西。備之北而起於南。神幻鬼詭。每出於人之死。不慮。猶之吳之肆楚。隋之伐陳。使吾將卒疲於奔命矣。而予與子不能為國家出奇策。撲滅祝融。惟日夜書笈衣筐。是護火至則有走耳。使古之猛將勁卒視之。不有啞然大笑而絕胄纓乎。未知肉食家既有勝算否。因相共絕倒。聊以發賢兄一噱。適有客為予語曰。七日火逼衆名侯邸。侯親督士衆。衆屋左右指揮。號令甚嚴。士皆殊死禦之。故邸介於焚煬中。而歸然獨存。然則祝融虽猛。苟防禦合其宜。未必不殄滅也。又

曰。十日火方熾。縣官急令諸侯赴救。蓋特命也。故多不能亟辦者。惟上田侯稟命。登時邸啟一邑。騎步成隊。揭徽旆直出。其神速可驚。或謂災後窮民托足無所。化離流亡不知幾千百。縣官權作艸屋於數處。以庇之。一商賈輦數万鎰而來。人與四緡。一舉皆盡。街吏問其名與居。不告而去。亦奇男子矣。此皆美談。尤不可以不告。或謂本月初四夜半。烏雲一簇自神田橋邊起。有人駕烏圓顱長身。被緋袍。如浮圖之狀。向郭內而去。觀者毛髮森豎。六日夜一團紅火走空。光燦燦照地。明如白日。絲毫可辨。後數日大災。蓋火兆

也。事雖未可信。聊復以博撫掌。昨暴雨墻屋盡濕。計
火氣從此衰矣。幸勿以紆念慮。僕驚魂初定。家具
狼藉未整頓。的便又逼明日。執筆草草。絕無倫次。賢
兄看訖火之。乃與此書所為相稱爾。甲午年二月十四
日。

災後有自駿州來者。曰七日黑雲挾風而馳。有物
紛々飛下。如柳絮舞風。就視之皆白灰也。以此知
都下有火災矣。南總人亦曰本日飛灰如雨。踰海
而來。其中商家計牒半為火所焚。飄墜不可數。是
夜海天皆赤。駿距武五百里。南總海程四五十里。

而火餘力如此。其烈可知矣。信又記。

紀嶋田兵四郎事

關原之役。真田昌幸安房據信州上田。台德公攻
之。城堅不拔。將解圍去。遣嶋田兵四郎諭旨於石川
玄蕃。日野根德太郎。時二將叱冠者嶽道險而迂。嶋
田單騎逼東門。大呼謂守者曰。某江戶中納言麾下
士也。今奉使於冠者岳。聞道遠不可猝至。某又不審
地形。願假道於城中也。守者大駭。走報昌幸。昌幸感
歎曰。彼膽勇如此。而吾弗許。是示弱也。亟開門納之。
嶋田喜謝。且請歸途復由之。乃從城中出西門。遂致

命而至。昌幸益感嘆。延見之曰。敵騎假道於城中。以奉使命。自古所未聞。我甚壯之。又將使子盡知城中險要。子能熟觀。明日來攻可也。我雖不肖。非怯懦秘險要者。蓋險要不在城。惟在大將之心耳。因親自前導。環視壁壘。鉅細無所遺。軍中相語曰。士之臨戰奮槍取首級。是其常。不足奇也。獨若嶋田之與昌幸。則千古未有之事。豈不絕奇哉。此事關原軍記不載。惟其家牒存焉。故錄出之。

管野教鄉画像贊

伊達之郡。月館之里。山水鍾秀。篤生賢士。總角英穎。

鸞鵲傳時。天成其材。遇隱君子。既受經史。又講劍技。聞奧是究。文武濟美。來執贊者。結軌接踵。訓誨諄諄。門多俊偉。檢身治家。有法有紀。藹然慈養。化覃遠邇。天明年間。百穀衰委。奧羽尤烈。餓莩累。惻然傷懷。傾廩救死。一鄉昭蘇。民不流徙。官賞其德。榮及桑梓。自天申之。黃髮兒齒。優游丘園。高潔罕比。死謂鄉賢。沒而可祀。聞其風者。誰不感起。

藩邸新宮上梁文

宕嶺之東。祥橋之外。維茲一區。邸第既閱。卅歲星霜。柱礎殆傾。簷阿寢圯。恭惟君侯。天資仁厚。固愛民力。

而憚經營。室堂肇新。從衆議而從物情。巍、高門。臨
通衢而儼立。耽、大度。列翠臺以鬱興。穹廊冬燠。燕
寢夏涼。於斯發政施仁。下霈澤於民庶。益以檢身慎
德。傳鴻基於子孫。和氣致祥。神明所護。修梁既舉。善
頌爰申。

韓魏公畫贊

矯情鎮物。世稱其度。卒然之間。詐偽輒露。大人之量。
江海深弘。不假矯飾。出自至誠。持燭燃鬚。孰不發怒。
神色和怡。作書如故。克寬克仁。和氣薰醲。天下雖大。
綽然可容。宜哉德業。華夷所望。三朝執政。為宋賢相。

楠公贊

王綱解紐。姦臣擅權。玄黃方戰。六龍播遷。握強兵者
相屬。皆縮頸回。莫援偉哉楠公。鐵石心肝。當百萬日
滋之師。屹據孤城。而獨全。遂戮鯨鯢於東海。迴茲日
於虞淵。奈何天未悔禍。豺虎橫奔。力戰殉國。死重泰
山。猶抱興復之念。屬兒孫。以格言。繼乃父之徽烈。奮
赤手而擎天。維忠維孝。鍾義於一門。成義成仁。流芳
於万年。嗚呼若公者。非伯仲於伊呂。而與諸葛並傳
者也耶。

北尾孺人七十壽序

予與醒齋石田君交。岳二十年。知之熟矣。居在本街。尤為殷賑之區。塗經巷緯。輪蹄輾迹之所。湊喧湫雜。還窮晝夜而不已。君處之泊如也。富商大賈。衣帽華鮮。徵妓載酒。一夕遊宴。至指中人十家之產。君視之澹如也。纖兒點豎。持牙籌。追刀錐。終日役々。與僮僕同勞苦。銖積鎰累。致巨富。以誇人。君遇之恬如也。一室脩然。窓明几淨。香煙繚繞。窓外隙地十笏。疊奇石。側栽芭蕉數本。終日偃仰其間。裾不曳。刺不昏。或流覽經史。評古帖名畫。或誦佛典。一切升沈宦辱付之幻翳。雖家人告匱。晏如也。性不喜飲。而好客如性命。

名儒父宗詩人墨客之徒。先後來問。則必置酒款接。商榷今古。薰然與之和。有戾於倫理者。辨斥不遺餘力。肅如也。夫其所以居喧啾塵俗之中。而泊如。而澹如。而恬如。而晏如。而肅如。以超逸乎一世者。何由而致之。我以孺人北尾氏教訓有素也。北尾氏性溫厚。不喜奢靡。遇子婦。慈而義。接婢僕。甚有恩惠。是以一家之內。無勃磈語。無詬誶色。又不聞鄙猥之言。君夫妻亦能同顏色。朝夕滄澹。黃飴甘毳之養。未嘗缺也。良辰美景。撰杖扶輿。遊觀逍遙之樂。未嘗曠也。是以孺人心愉而氣和。今年既七十。而聰明不減於

昔此皆市井閱所罕觀也。夫君之死以成其德者。固由
孺人之訓。而孺人壽康亦藉君奉養之力。此之謂母
子相須而濟美矣。然孺人相德不外著。而予亦未得
悉其美焉。竊謂母子一體也。稱君之美。乃死以稱孺
人之美也歟。因各此以為壽言。

○數雅序

余下帷授徒。既閱二十春秋矣。幕朝子弟。挾策而
過者。不為少。大抵其祖先出於戎馬百戰之餘。刀癩
如刻畫。箭鏃著體。不知有幾升。以此立勲。闕貽爵祿
於子孫。勞亦至矣。升平日久。恬嬉成風。志惰而神昏。

筋慢而肉緩。雖學文武之業。鮮克刻苦而成立者。然
祖先英武之氣。傳數十世而不磨。俊邁精悍。不為凡
習所囿。而孳々然以成其業者。往々崛起。若杉原君
希往。亦其一也。君幕朝世臣。少好學。從余而遊焉。
其為人志篤氣銳。尤精力過絕人。朝夕膏弓盤馬。練
習刀槍。以其餘暇。博究經史。猶記往年與諸子昏約。
夜間講周易者。月六舉。每遇暴雨大雪。輒謂諸子必
不來。独坐挑燈。讀書八九行。則屐聲橐々徹耳。而君
已在門矣。如是者數年不寢。余又嘗選有明諸大家
之文。貼籤其題。屬君鈔出。遂成數十卷。君指掌為之。

腫而未嘗告疲倦。余以此知其終克成學業也。後君果戰於塲屋。先登受賞。未幾為昌平黌助教。越歲為西城衛士兼助教。益為助教者。官特免其上直。又許借黌館秘書。於是專肆力於文學。雲笈藍函。人間所罕觀。悉得以涉獵之矣。性又無他嗜好。喜藏書。每縮衣食購之。挿架已數千卷。日夜沈涵其間。學殖大進。嗚呼。如君者。可謂不為夙習所囿。而無愧祖先。歟。閱之勞也已。頃者出其所著數雅十四卷。示予。請序。凡天地間總之。林之。有象有數。而其稱號散見於經史百家。稗官野乘之中者。部居類次。粲如列眉。於

五雅之外。更樹一赤幟。大有功於藝苑矣。於是私自喜。所見之果不違也。因舉君力學之概。以為序。并以勗同社。使無愧祖先之勲勞焉。天保甲午。陳月。東奧安積信撰。

治痘要法跋

霧溪先生刻意家學。雖刀圭不暇。猶能親鉛槧。著書等几。近又輯藥方之精者。名曰治痘要法。予謂方一定。而病之變無窮。况痘尤稱難治。苟欲持一定之方。制無窮之變。其不致大闕希矣。若夫對証用藥。如持權衡而量輕重。鑒之乎不爽毫髮。非得諸心而應乎。

手者。其孰能之。諺曰。藏腑而能語。匿色如土。言用方之難也。然則臨機制變之妙。固存於方之外。而非言語所能傳。在於自得之而已。且藥有良楮。量有多寡。失其宜。違其法。而猶責方之不精。豈方之罪乎哉。予久辱先生之知。故敢越樽俎而一言之。甲午嘉平月。良齋安積信撰。

○空山道者傳

越後之為州。土沃民殷。縣邑相望。而大瀧鄉居其一焉。鄉瀕海。東北望米山。西南對妙高山。而岡田治保之居在焉。治保一鄉豪族。有數大夫。而所謂空山道

者。乃其第二子也。馬自自幼好山水。奇情鬱然。八歲登邱。縱觀。是日天開朗。万里一覽而盡。道者獨嘻々自喜。至晚始歸。未至家。輒藉草而睡。鼾聲如雷。會有香火院僧過。喚呼不覺。自背負而去。如是者數。人已目為餐霞中人矣。及長。父治保使螟蛉於他族。道者雅有四方志。固辭不許。遂夤夜辭家。獨走北陸道。窮月山湯。殿羽黑。鳥海諸山之勝。經米澤。遊松嶋。取路於南部。詣岩科。曾利二山。曾利係慈覺大師創建。歆慕高躅。信宿而去。從奧戶浦航海。抵松前。松前為東北極界。與蝦夷接壤。山海草木風俗之奇。與內地絕異。道者

甚樂之。而居傳主人曰山臺草琚。掌松前方物。客貿易。每歲舶送於長崎。托道者董之。於是留七年。嘗欲駕長風。凌鯨波。達于長崎。偶疾不果。疾抵津輕。觀岩城山。復經南部。尋野田玉川之勝。改峻嶺。躡危棧。僅而得達。果為宇內絕境。詠能因之佳什。徘徊久之。過歙。寄登金華山。再遊松寫。遂西上入江都。候叔父岡田。甄保。又將周遊閩西。至長崎。嶼也。甄保以父猶在。固留之。因寓書肆芳潤堂七年。父治保欲使其開肆。道者歎曰。今吾以強仕之年。始開肆。畜妻子。屑然逐什一於市井。與屠沽兒為伍。其所得

者幾何。孰若混迹於緇侶。以自肆也。乃賦和歌叙志。治保見之。感悟不復強。遂以浴佛日祝髮。實天保乙未歲四月也。道者既祝髮。不復與世人往來。獨踵予門曰。貧道於世無餘願。唯得先生為作一傳。則足矣。嗚呼。世方溺心於貨利。色色之場。役々然終其身。而不知返者。皆是也。道者獨能超逸世氛。息影於叢林。所樂者惟山水。可謂奇士矣。予尔好山水。不敢讓道者。得婚嫁已了。即將荷一揸相從。青嶂白波間。道者其能埋吾骨邪。道者初名松字凌雲。為浮菑更名法忍。字一慙。空山道者即其別號。

菊水園記

人子之事親。苟有所愛好。固當竭力而營辦之也。然衣服必欲錦繡。飲食必欲精豐。居室必欲壯麗。雖孝子仁人。勢有所不能備焉。惟其于花竹。于泉石。于琴棋書畫。則求易給而人。可以奉之。然其親非冲曠閑澹超軼於流俗之表者。不能至此也。本莊君母氏。性愛菊。園中植數十本。君能承其意。致力於培植。當風露高潔之時。黃葩燁然。母氏之心甚樂也。園對鷹尾鞠庭諸峯。翠色如滴。一川映帶其間。頗有酈縣之趣。因就壁上。寫酈縣圖。又揭尊祐國歌於其上。名菊

水園。徵予記。予聞欲知其親見其子。君遂於濂洛之學。志氣高明。操行純篤。未嘗以色利撓其心。則母氏之行可知已。意必衣服不喜錦繡。取於暖而已矣。飲食不喜精豐。取於飽而已矣。居室不喜壯麗。取於安而已矣。結簾栽菊。不喜奇石綉幃。取於樂而已矣。此其賢淑之行。超軼於流俗之表。吾不待上堂拜慈顏。而胸中固已了然矣。古之人。於甚難事之親。夔齊慄致。允若之奉。其憂不亦深乎。今君庭闈雍睦。和氣致祥。母氏壽既七十有二。而神明不少衰。其樂雖天下不易也。豈非人子之厚幸歟。夫菊中和所萃。可以

輔體延年。甘谷之水。受其滋液。飲之者。躋上壽。彼尊祐者。亦能壽至百二十。君寫其圖。揭其款。使母氏朝夕玩賞。娛神觀而延遐齡。可謂善養志矣。故予樂記而言之。

○送倉石生序

自聖賢教學之道不明。士之以博學能文。鳴于世者。不乏其人。獨至於志氣堅確。踐履敦篤。不愧其所學。則斷乎不易得。蓋虛文易而實行難。學者專務其死易。而不用力於其所難。甚至以文學為風流玩具。此非惟學者之罪。抑亦教者之罪也。予持是說以警

從遊之士。或信焉。或否焉。或以為迂濶不足聽焉。獨倉石生。以年少氣俊之士。乃能篤信不疑。端以律乎身。嚴以制乎行。雖在都會數年。未嘗踐紛華靡麗之地。其與人交。壹以忠信為本。人或有所誘之以非禮者。輒正色叱之。人亦愧服。尤好經術。潛心於古聖賢之道。將以究其奧。而措之於事業。其志操如是。恨予蒙昧。不足以發揮之耳。今茲正月。將歸省北越。故舉其美以告父母僚友。其能以吾言為可信乎。

○靜古館記

昔者鄭裨諶之於政也。於邑則否。於野則得。孔子遊

嶧山。使季路顏淵子貢各言其志。夫山巍々焉耳矣。何與於學。野蒼々焉耳矣。何與於政。而一聖一賢。於此論學與政何哉。予嘗昧々思之。天地之化。死以升。降翁闢往來而發育萬物者。陰陽二氣而已矣。是氣也。列而為日月。奔而為風霆。融而為河海。結而為山嶽。其駁者為動植。為飛走。而粹且純者乃人也。故此心未始不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焉。今夫春氣暢而百花開。惠風和而芳艸茂。觀者莫不欣然動心。而况乎山岳河海丘陵原野之大者。豈不足以開滌其靈襟。助發其神觀。而為夫學與政之資。此聖賢之所以

有取於斯也。雖然。吾於學與政。其根柢既立矣。故巍巍也。蒼蒼也。皆足以發之。苟無根柢而議政者。必求之蒼々。論學者。必求之巍々。則不幾於鑿船而求劍。按圖而索駿乎。穀堂古賀先生。近歲於佐嘉城外北山之下。築一堂。攬雲密於襟帶。玩煙海於几席。頗有遊觀之勝。而館外芳草秀木。車馬之迹不交。日長山靜。窅然有羲皇上想。因命曰靜古館云。頃者千里寓書徵予記。予無似何足以記之。然其命不可以虛辱也。竊謂先生文學政事。一以道義為根柢。有裨謀之才。而有顏子之志。固一藩師表矣。近世閩西名儒。寢

以凋喪。而先生又獨熾然靈光矣。此其輿望所屬。尤不可不自重焉。故築斯館。以為遊息之所也。先生以退朝之暇。偕僚友若門人。載酒挈琴。或論學言志。或商榷政事。於斯時也。山巖之崔巍。波濤之浩蕩。與夫草木禽魚之變態。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而所。謂此心與天地萬物。相為流通者。蓋亦默契於言語之外矣。異時起古道之沉淪。回夙俗於純質。其經綸擘畫。未必不出於斯館也。然則此館。乃先生講學之舍也已。政事之堂也已。

雲海說

雲海者何。金竹香之別號也。曷為以雲海自號。下宅有絕境焉。曰庚申山。巖嶂深阻。人迹所不至。竹香裹糧往遊。遂信宿山中。適見飛泉迸出。千絕壁間。浩為行于空而走。如匹練如縞帶。既而洶湧澎湃。如波濤之翻海。蓋雲云。竹香詫曰。天下皆知水之為雲。而目擊其真者。惟我因以自號也。然則其說奈何。夫雲多變態。無定迹。而能澤于天下者也。竹香始而逐什一於市井中。而讀書喜博洽。與都下名流相交。終而僧其願。醫其服。然口未嘗唱佛陀。手未嘗執刀匕。枕經藉史。恂儒雅。尤善詩。筆札亦精妙。此其多變態。

也。性愛山水。聞有一勝區。輒飄然逸去。不限以時月。窮其幽峻而後已。或居鄉。或放浪于都下。此其無定跡也。鄉遇歉歲。必與族之豪者。各議出粟賑之。恤乎惟恐其不及也。家書萬餘卷。見朋友之書者。必資給之。惴惴乎惟恐其學之不成也。此其澤雖未及天下。猶能仁于民。惠于朋友。如此。此其所為。殆有類夫雲鳥。乃取以自號。固其宜也。故予感而為之說。

○聽松居記

聽松居。在西郊世木村。祭酒林公支族某君別墅也。公一日遊而樂之。為加修治。然純以野趣為主。無有

綺石珍花。父甃雕甍之飾。其清曠閒澹。與世所稱名園者。迥然不侔矣。予嘗得從樞宇先生往遊。草堂數椽。薜蘿遶壁。堂外多古松。凡謾々而起。色如涼葉。清瑟堂之南。蔬圃繡錯。有亭不盈堵。而嶽蓮萬丈。排戶望入。曰攬岳亭。自亭而西。長松成林。林外菰舍翼然。四無障壁。尤於遠眺為宜。平田萬頃。丘陵夾馳。每春夏之交。翠秧與綠樹相映。四顧無人色。翛然作塵外遐想。曰延綠混碧舍。蓋取柳子厚之語也。從舍東迤。地勢漸高。上山隆起。躡磴而登。函根足柄諸山。螺黛稠疊。而岳雪爛然。朗出于天半。曰揖岳臺。此皆足取

以命名。而地宜松。到處楚々蔭映。晚菰後凋。又可托
焉。以見志。故名曰聽松居云。園廣萬弓。不限以儲畜。
傍近可遊者甚多。孤村冷廟。幽林密篠。皆足以供逍
遙盤旋之適。公遊而樂之。不亦宜乎。公自少壯。已登
朝。翼贊政教。經綸時務。道德事業之懿。巍然為一代
山斗。其任益大。則慮益周。其責愈重。則心逾勞。况乎
近歲宿德元老。寢以淪謝。而公獨負海內之重望。尤
宜有以娛其心。養其神。以副士民顒瞻之望也。而公
不喜世俗所樂。暇則去而之乎郊墅之間。課奚奴栽
沅藥。倦則入草堂。燒楫枲。擷圃蔬而煮之。曰樂哉遊

乎。是我之所以娛心養神也。夫以公爵秩之崇厚。而
於天下之樂。宜無不得。顧乃以此為至樂。非所謂身
居巍闕。而心在江湖者。其孰能與於斯。予惟魯不為
世所容。獨辱公父子之知遇。猶之墅中草木。承恩光
而彌茂也。故為之記。將以與松籟相和。而頌公之壽
於無疆焉。

遊囊日錄跋

海老名叔尚。予之夙交也。性澹宕。不為色利死固。酒
酣耳熱。談山水之勝。落々可愛。往年遊閩西而歸。解
其裝。得遊囊日錄二卷。文辭簡而該。華而不浮。都會

驛站。神祠佛塔。凡土之異悉具。而尤於山水致意焉。其巍然高者。如賢哲。奇而壯者。如忠臣烈士。秀麗曠逸者。如才人俊士。生平所歆豔而不能見者。一旦相揖於几案之上。神領意會。極為快絕。蓋名山大水。即天地靈淑之氣所融結。而魁偉非常之士。亦是氣之所鍾聚。故見山水。猶見古人。讀遊記。猶讀史傳。使人嗟賞不已。叔尚梓而公之。與世之愛山水者共焉。是亦藝林雅事也。故予樂序而傳之。

。海內偉帖序

丙申歲端月。讀書於見山樓。朝雨新霽。雲翳消散。芙

蓉峯摩天而出。晴雪爛然。秀色入窗。忘身為城市人也。適有客踵門。年可六十左右。鬚眉皓白。語頗帶京音。怪問之。則拜跪致辭曰。小人姓小野。稱新四郎。備後福田。邇民也。自少愛山水。而為世累所絆。不得逞其志。近歲婚嫁始畢。脚力猶健。廼草屨布襪。歷覽海內。今已閱四春秋。而足迹殆遍五畿七道之間矣。性又愛書畫。所到必訪求名流。索其揮灑。遂裒然成巨卷。名曰海內偉帖。因欲得先生之序。傳之子孫。敢率然以請。予驚喜。延而與之坐。叩諸列山水風土之勝。翁歷陳若指諸掌。使人毛髮欲動。又把其卷觀之。凡

六十州。碩儒名士。文人墨客之筆蹟。簇擁攢蹙。目眩而口不暇讀焉。益自有書畫帖。所未有也。於是慨然謂之曰。翁少長于閭里。其所事不過課桑麻。較晴雨。而愛山水。如性命。至老益篤。遂脫落世累。周遊天下。此固高人逸士之事。決烈丈夫之所為。苟非其心超於貧富寵辱之外。而卓然獨立者。不易窺也。況此卷雖不無玉石之滄。而海內名流。筆墨所匯萃。予何足以序之。然有為翁可一言者。保元平治而降。凡塵屢驚。玄黃相戰。至天父永祿之季。壞亂極矣。士大夫日夜擐甲提槍。竭力於戰鬪。而黎民就徭役。輓芻粟。俵

俵乎。陷塗炭之中。當此時。保首領全妻子之不暇。尚何暇探名山大川邪。元和以來。四海清平。無一烽一燧之警。行旅千里不裹糧。到處如歸。故翁得以極山水之樂。抑誰之力哉。且騷亂之世。文學掃地久矣。今也奎運日益昌。雖遐邑僻落窮海絕徼之間。猶不乏文人。故翁又得以成偉卷。此皆非國家累洽重熙。深仁厚澤之所致也哉。翁其歸矣。會一鄉父老。出此卷示之。并說山水風土之美。此夫文人墨客之秀。而於四海泰平德澤之盛。尤反覆致意焉。必將有喟然而歎。油然而興。相率敦禮讓。勤力作。而不虛負為盛

世之幸民者。則此卷所係者偉矣。非僅以供展玩之資。為子孫之鴻寶已也。翁蹶然起謝曰。天哉先生之言。盡書以冠此卷。天保七年上元前一日東奧安積信屬稿於江戶駿臺見山樓西軒

藕黃吟舸記

梧南林君。自幼負奇才。博學能詩。性又愛山水。往年為楓山秘書監。官閒無事。得以盡窺金匱石室之藏。而學益博矣。近歲覓勝地於霞關之陽而居焉。霞關城中熱鬧之區。相距僅一牛鳴地。而車馬之喧不聞。南與溜池接。綠樹平林。煙水渺然。美築之的歷。鳬雁

之翔游。間見鎔陳。而岳蓮朗出西丘之上。於是喜甚。亟構一樓於水涯。鉤簾四望。如坐於舟中。而青嶂白波相映于左右也。君每退朝。輒偃仰以攬其景。而詩益長矣。尊人述齋公。因以藕黃吟舸名焉。而命記於予。夫在官途而享清閒之職。居都城而領山水之勝。斯乃人間清福。雖古人不得以兼取。而博學能詩又堪推例一世。則君之所得。不已多矣乎。然君以述齋公第四子。繼讀耕齋先生之後。先生與鵞峯先生並掌文職。為天下儒宗。則君固當嗣其芳猷。揚其郁烈。道德節行之高。經術文章之懿。輝々然如芙蓉出水。

而馨香之彌遠彌清。然後無愧於為諫耕齋之後矣。
若博學能詩。未足以盡其才也。昔周元公道德甚隆。
所著太極一書。開千古之絕學。而酷好山水。遇適意
處。或徜徉終日。又愛蓮。自為之說。歐陽文忠公以文
章政事高天下。而官迹所至。必盤旋林壑之間。嘗作
書室。列花石於簷外。名曰画舫齋。由此觀之。古之君
子。曷嘗不以山水花月自娛。特其所見者高。而所得
者深。故雖山水花月。皆為涵養之資。而語言文辭。莫
非至理妙道之發見也。今公之命樓。竊則取於周舫
則取於歐。以寓期望之意。而不肯明言者。蓋欲使君

默契於隱躍之間也。故予推其意。記之如此。

○西城侍醫法眼勁齋岡先生墓表

岡氏之始祖曰餘慶堂先生。以國手起家。為幕府
侍醫。代多聞人。而官不過直醫。至節齋先生始克紹
祖烈。為侍醫法眼。無子。養醫官森正義次子為嗣。乃
勁齋先生也。先生諱茲。字子明。號勁齋。又號靠天。少
而才氣穎異。博綜群籍。而於家學尤刻勵焉。文化七
年。始謁大君。十年。以父任為西城侍醫。賜俸米
二百苞。明年。加賜二百苞。爵叙法眼。兼典公子直
七郎君及公孫初之丞君湯藥。其他諸公子不

豫治之多奇効、前後賞賚無算、時先生齡僅壯而學殖治術、既已蔚然成家、諸老醫歛衽歎奇之、先生益欲自振於一世、夙夜沈研先哲之書、悉發其精奧、著育嬰窺斑痘疹一家言若干卷、常悼世俗不知慈幼之法、多致橫夭、著小兒戒草一卷、其說極為切實、多益又病世鑒墨守其家死傳、而不諳古醫方、拔嬰孺方於孫氏書中、梓行之、其篤志力學率如此、世之以刀圭鳴者、大抵鳶肩羔膝趨走于權貴之門、伺其嘖笑以取容、胸中無寸墨、幾何而不委人命於管艾乎、若先生可謂盆盎中古罍洗也、不幸年終四十先父

而歿、聞者莫不惋惜、時久政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也、窆于駒籠高林寺祖塋之次、秋氏追謚曰靠天、用其別號也、先生性溫藉、家庭無間言、雖婢僕皆服其德、久而不能忘、暇則披覽典籍、窮昕夕不倦、善為詩、俊麗精緻、皆具雅韻、駁乎入陸劍南之室、其餘於國歌於絲竹、一綴急、便能通曉、蓋天才云、配即節齋先生女、無男、有三女、鞠侍暨小川忠實次子鳳為嗣、配以第二女鳳、好孝、才氣鬱然、無愧於為先生之後矣、頃者持狀請表墓石、予久辱交游、故叙其行事而係以銘曰、

相欺醫欺

殊途同歸

世之豪雋

如韋如脂

偉哉先生

山嶽不移

欲知厥志

視此豐碑

○消寒集序

甲午六月，連旬無雨，毒炎如燬，終日昏々，睫交不可
擘。偶亂抽架頭之書，得消寒集，披讀之，則格南林君
與其昆季及社友所于喁也。瀏覽之間，忽而木葉盡
脫，山月高寒，忽而玄雲靈霽，積雪擁邨，或空籟灑地，
凍禽啁樹，或殘榮已凋，早梅初放，樓臺亭榭之幽閒，
村柴畦圃之蕭澹，凡三冬情景，可入詩料者，先後錯
出，未及終卷，而神已寒，骨已淒，肌膚漸々起粟，直欲

索裘加之，不復知毒炎之為何等物也。於是啞然笑
曰：是清暑集也，而曰消寒，何哉？庚暑之候，猶覺凜冽，
試就霜檐雪窗誦之，殆將指墮而足疼，是增寒也。何
消之有？既而惕然悟曰：君生長綺紈，腦滿脂足，壯氣
充溢，**四體**苟非踏大雪，涉層冰，不能發舒。況君清如
冰雪，幽如梅花，奇如寒蟻舞空，而古木壽藤，盤亘其
間，故於冬景有所契焉。固非若山澤癯儒，借酒肉爐
火之力，以防風雪也。則以此消寒，何不可哉？抑君才
學富贍，又諳練世務，至欲久愛閒職，安冷局，必為時
所驅迫，一旦據樞要，氣燄烜赫，屋頭炙手可熱，當是

時出斯卷誦之。即可抵一服清涼散也。顧予眼孔不大。惟寒是懼。真寒儒之見。不亦好笑乎。

續消寒集序

格南林君編續消寒集成。復命予以粃糠之導。予袖歸。是夜天寒欲雪。一片冷鑪。挑燈據几。竊謂於去夏庚暑之際。讀前集。犹凜生粟。况此寒夕。恐肌膚之四裂也。試開卷誦兩三首。微暖忽生體。愈誦愈暖。遂覺渾身成春矣。意甚怪之。既而悟曰。諸君際泰平之盛。而薰之以詩書禮樂之教。神愉氣夷。無所怫鬱。是心之和也。朋友高會。揚風抗雅。芝蘭相薰。塤篪相應。

是交之和也。山莊野寺。聯鑪而遊。攬雲嵐於襟帶。弄雪月於几案。是遊之和也。故其詩虽詠窮陰沍寒之景。亦皆太和之氣所發。而此集又聚作一團。使閱者蟄蟲蘇而春雷奮。無足怪者。吾於是信消寒之名果不虛矣。傍有童子笑曰。昔蘇子美以漢書為下物。今先生以此集為下物。遇一佳句。輒舉一杯。遇一佳聯。又舉一杯。至通篇皆精妙。則拍案絕叫。連飲數大白。卷未終而一壺劍菱春已報盡矣。此其所以生暖而顧以為此集和氣所致。甚哉先生之迂也。雖然。先生老矣。蕉量減矣。非此集不足以致此醉。非此醉不足以

以發此迂。獨無奈小子寒凍難消也。予大愧。推窓而視。門外雪深三尺矣。

答尾崎某書

奉別以來屢經寒暑層山複海邈然千里追惟旧時歡會儼如隔世賢丈乃能不忘交誼往年辱惠書示以雄文僕性嬾未及報荅賢丈不以此見斥今歲復辱手翰貺華筆二十枝情意懇厚感愧并且審文履清綏之狀尤不勝浣慰來書以慈親在堂為至幸以不能遠遊為至不幸又歎僻鄉乏異書一飲一慨抑揚俯仰之間足見其用心之深矣而不肯復以此

自畫更欲竭力於斯學益服志氣之確夫朝夕兼慈闈之歡是天倫至樂所不以三公易而聖人之道莫大於孝苟無侍養之人而脫然決去尋師友於千里外是果何學賢丈之不遠遊當矣第僻鄉乏異書洵可歎慨然若江府學者適為多異書所眩窮年卒歲與冊子相趁驅何暇熟玩聖人之言是以博雜無所得竟不如遐邑僻鄉專竭力於有用之書而自得之者也孟軻氏不云乎待父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父王猶興賢丈誠能發憤激勵沈涵乎聖人之書求諸心體諸身察諸事物之間邁往奮迅

之氣日盛而萎靡衰懦之意日消則雖不尋師友於
千里必將才與德俱高文與行並優蔚然為一方長
城矣勿徒以不能遠遊而慙戚也聞賢丈春秋二
十有四可謂鼎盛昔賈生親褐於漢朝鄧禹杖策謁
光武周郎破曹瞞於赤壁朱考亭從李延平受學皆
二十四歲時事賢丈能慕古豪傑之風務千載不朽
之業而未嘗有廢弛焉則媲美於賈鄧諸公非極難
之事也若僕者年已近知命而學行俱不加進所謂
不足畏者愧可言邪然伏櫪之志未已痛自加鞭策
方且與騁駟綠耳角逐康莊之間不知筋力之不足

而伯樂笑其側也況於賢丈之奔逸絕塵尤不可不
自強焉所示封建論辨駁俊偉中柳州膏肓比旧年
相見時筆力大進敢加僭批以繳還杉江岳丈想尔
健強幸致意把晤無期珍重自愛不宣

送山田公章序

山田公章愛業於吾師一齋先生又從予而質焉天
資純厚治經術能以理義自守不為外物奪吾師嘗
稱其有實學之志今茲將歸長州請贈言夫古之君
子度量寬弘足以容天下之善志氣剛毅足以勝重
而致遠故有所不通不敢不問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雖德立業成猶不敢自足人稱之曰賢曰聖則不敢當愈益強勉忘寢與食蓋知義理無窮盡而講學終不可懈也今之君子量不弘志不剛得^有一才輒沾自喜挾^有一藝輒翊自多有人告之以善者輒拒而不納遂至委靡頽墮不可救嗟乎古今人不相及何足怪哉雖然天之所賦以此我者今古一而已矣苟能自貴重不肯安於小成廓其量以容善剛其志以致遠一息猶存未嘗懈弛其造乎古人之域不難也吾於公章是望焉且吾師不肯妄假一言而獨稱公章有志於實學豈無故而然哉夫實學也者能行斯道

之謂也道也者不可斯須離也可離非道也公章誠能深省焉篤行焉無造次顛沛之或違乃不負吾師之言而古人可庶幾也雖然經乎數十年之久涉乎毀譽得喪之境不遷其志難矣故言之以勉公章并以自勉其亦朋友之義也夫抑亦吾師之意也夫

題廣瀨某雜著後

一編議論皆原於大道通於時務可以理政教可以固國本可以正風俗而忠直俊邁之氣凜然流露於行墨間使誦者感起大抵儒生泥于古而不通時務俗吏趨功利而不知大道獨若茲編無二者之弊而

於事理人情尤為剴切古人所謂明體適用之學當
於此觀之

題村田松齋感述詩後

昇平二百年邦君耽安逸流驕奢而不肯留心於政
教者相踵矣幸有明君賢主出其間天下仰之如瑞
麟祥鳳惟爭先覩之為快然其德業之美或不傳于
後世為可惜也若長州靖恭公乃死謂明君賢主而
不幸蚤厭代時村田松齋為侍臣追慕尤深作感述
詩十六章忠誠惻怛声淚俱送如哀猿孤鶴之鳴號
於空林峭壁間西公之盛德偉業鬱乎為一代之麟

鳳者亦可藉以傳于後世是亦詩史何獨杜少陵乎
哉

熙齋久志本先生墓表

先生諱常傳字子迪號熙齋姓度會族久志本氏其
系出自天牟羅雲命之神胤奕世為勢州

皇廟祝

白河帝永保中下詔製除忌藥於大廟

曰選祠官通醫事者攝行之著為永制時有諱常任
者中其選始以久志本為族天正十年周防子諱常
興謁東照公於江州安土後遂仕于幕朝子諱
常尹寬永十五年為侍醫賜采邑三百石於勢州磯

村先生乃其七世孫諱常香之子也寬政五年襲職
父化六年 皇裔曰舊式新之請假赴勢刈以奉
祭祀八年為直醫父政八年為奉朝請天保六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以病卒享年五十四葬芝切通金地
院先生性端嚴不苟言笑接人必有禮家庭之間肅
如也刻意於古醫方有請治者無貴賤診之必盡其
誠人皆敬而愛焉平居好茗事頗精其理每暇日輒
徵召朋舊促坐斗室中策動爐紅松風颭而起運
匕有法濯腕有儀給啜欣賞味入襟解不覺兩腋風
生欲仙去其古澹逸韻有足多者配岩波氏有二男

長常銳蚤世次常信嗣頃者介同族久志本常貫
屬予表其墓予謂吾邦遠古以神祇官為重任而伊
勢大廟尤綦重非純直潔清而有德望者不命也先
生祖宗以神胤世司其職千有餘年子孫繁衍或居
勢刈或仕 幕朝蓋其餘德所及者遠矣是可以表
其隧石也天保七年丙申夏四月東奧安積信撰

幕府醫官種德亭岡先生墓表

代作

先生諱道生字濟美通稱了伯號種德亭福庭先生
之子晬而孤及長深自感激誓斷酒不近婦人務養
精神而壹肆之於問學尤刻意於本草究其精深與

名士田邨藍水平賀源內友善每相講習容止閑雅
議論明暢二子不覺膝屈以為不可及云延享三年
丙寅正月始謁 淳信大君明和六年己丑二月為
直醫寬政四年壬子六月以疾辭職在職二紀歷事
三朝久化元年甲子七月二十九日卒於家壽七十
有三窆于駒籠高林寺釋追謚曰長生先生天資端
潔終日坐一室屹然不動而其與人言和氣藹如也
門人皆歎曰見先生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矣乎
生用力於家學視病處方莫不中竅縈而於針術最
妙與門人辨經絡精微曲折若指諸掌其起死回生

之功不可枚舉廢其老而病也門人昏議請使婦人
侍養先生叱曰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況我自少
不置妻妾今老且病矣旦暮就死豈可使婦女子在
側乎聞者歎服先是先生養味蓼氏和通子為嗣即
不肖度也度將葬先生於祖塋之次其地荒僻碑亦
泐矣因擇爽塏改葬四世之柩又悉其碑而以先生
祔焉

銘曰

昔者燕太子丹時。烏頭白。馬生角。千古傳以為奇事。
今則人而生角。是奇之又奇者也。生角者誰。越中農
夫也。其郡曰新川。其邑曰若栗。其名曰六龙衛門。先
是六龙衛門。頭微痒。既而疼痛不可忍。忽夾會撮生
兩物。數日漸大。長三寸餘。圍減三之一。儼然角也。後
又纍纍而茁。或銳如筍。或曲如鉤。圓如繭栗。長三寸
許。短者八九分。先後七箇。森立頭上。其色黃黑。映日
視之。透徹如鍾乳。其質甚堅。叩之鏗。有聲。可謂絕
奇矣。爾後頭常痛。夜則兩目鰥然。竟夕不交睫。如是
者四年。就衆醫。百方治療。家資為之蕩盡。曾無寸驗。

因自分必死。去鄉浮遊於四方。常以手中裏頭。偶聞
高崎千木良昌哲君善外科。就求治焉。入門脫手巾。
則角纖纖露出。家人大駭。以為鬼魅至。皆走匿。君亦
愕然。既聞其故。甚愍之。留之宿。焦心苦思。處良劑以
典。凡一歲餘。頭痛漸痊。角亦稍解。遂得復為完人。
矣。頃者君持其角來示。且請文。是日在座者十數人。
皆叫奇不已。予亦大驚。竊謂烏頭白。馬生角。太史公
疑之。以為過。今以農夫之事推之。猶信。且燕太子遣
荊卿刺秦王。環柱而走。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擲荊卿。
秦王以為愛已。賜黃金二百鎰。今君愍農夫奇疾。藥

之飲食之。使免為戴角之鬼矣。其功不啻夏無且棄囊而農夫負罄。不能酬一鎰。君亦無望報之意。苟非技既精而其心深於愛物者。孰能如是。可以勵世之以厚糈為事而不留意於仁術者矣。又可以警世之貴目而賤耳者矣。故叙之以贈。天保甲午荷月長齊安積信題于駁臺見山樓

滑稽怪談序

滑稽詼諧可以解頤而忘憂。微言巧中。可以排紛而遏怒。是淳于髡優孟東方朔郭舍人之徒。死為而非。端人莊士之事也。然端人莊士。正理直詞。百方諫止。

而不肯從者。彼脅服之於談笑之間。其亦君子之死不廢乎。今有悍卒。然而闕于道者。迂儒拘士。高論道義。陳列天命之說。則瞠視駭聽。如鷄鷩之於鐘鼓。不知其為何等語。祇足以激之耳。雄辨滑稽之士。喻之以俚言。誘之以鄙語。詼諧泉涌。使彼此之情相通。則一笑收手而散矣。夫俚言鄙語。非精於道義之說也。而悍卒一聽。即和解何哉。以其言易入。而其情易曉也。滑稽寧可少乎。蝶夢道人越前人也。質直敦厚。言語明。然若不出諸口。其持身制行。一事不苟。謂之端人莊士可矣。而其死著滑稽怪談。才辨從橫。詼諧

百出說鬼說神援證經史百家旁及佛典繩如貫珠使說者一開卷即捧腹絕倒而其要皆歸於勸善懲惡之道而已矣夫以道人之質直敦厚而為綺靡譎怪之言殆將與淳于髡東方朔滑稽之雄方駕而並馳頗不類其為人可謂奇矣昔者宋廣平以鐵石心腸作梅花賦世皆怪之今由此編推之梅花賦何足怪耶

落落長松書屋記

荒木仲夷世居武之新成邨宅中有古松為相傳先祖所手植今則鬱然喬木如蒼龍蜿蜒舞天極可愛

也因扁其室曰落落長松書屋請友人內家子孝屬予為之記仲夷一鄉大姓庶民皆敬重焉而謹慎遜讓克勤職業不喜奢麗紛華之事惟以讀書屬文自娛當煙晨雨夕蒼翠濯濯欲流時焚香端坐披覽經史興到輒綴文墜露滴硯墨光作碧雲色或邀友人雅士商榷古今事談笑之聲與天籟相應自謂舉天下之樂無以尚之以其胸襟落落固既超風塵而凌霄漢矣誠可嘉也世之稱大姓者率皆事豪奢鮮衣怒馬徵妓載酒一日之遊至捐中人十家之產顧乃以此為至樂而不知文史中有真樂聞仲夷之風

得不賴有泚而面有墨邪然予之所以望於仲夷者
不寧唯是將以進之乎道也昔者邵公息甘棠之下
後人思其德而不忍伐韓宣子聘于魯宴于季子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名傳于後世況先祖精神之既注
殆有過於甘棠而枝幹直上髯鬣怒張洵足稱一鄉
嘉樹者尤不可不封殖而愛重焉夫先祖旧物雖草
木猶愛重之況田廬資產皆先祖之所辛勤厚殖以
貽于子孫尤宜慎守不失焉又況子弟宗族虽有親
疎皆先祖一氣之既分寧忍置厚薄分愛憎於其間
邪仲夷於此強恕而行則子孫亦將紹述其志蟬聯

相美與長松媲美於無疆焉此予之所以望於仲夷
而亦謂道者於是存其樂為何如邪語曰長松之
下有清風蓋非名族大姓不足以淑一鄉凡俗非仁
人君子不能以養子孫才德今仲夷之用心如此庸
詎知偉才高德播邑華於海內者果不出于落々長
松之下也邪故不辭而記之

○伯夷論

天下之善至堯舜而盡矣然安知堯舜之上不有善
之又善者邪天下之惡至桀紂而極矣然安知桀紂
之下不有惡之又惡者邪以周公孔子之聖而進修

之志未嘗須臾懈弛或欲兼三王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或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豈非以義理之無窮固有終古聖人死未知焉者而學問之道雖上智不可廢邪吾又由是知伯夷死見極高而其諫武王尤忠厚之至也殷紂暴虐生民塗炭武王順天而應人興師以討之天下孰不驩欣鼓舞而感戴之哉固聖人之事也彼伯夷者獨何人哉忤天下億兆之心而拒之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諫之無乃類喪心狂病之為歟故伊川程子曰史記死載伯夷諫辭皆非也王介甫亦曰伯夷無餓死之事與太公俱有

伐紂之心王直尤極力辨之誠不為無理然予則以為忤天下億兆之心而拒之犯天下之大不韙而諫之遂窮餓終身苟非其死見出于千萬人之上而不為是非利害所怵篤信獨立窮天地徹古今而不顧者安能斷然至此也哉蓋君臣之分至嚴矣以諸侯討天子雖曰救生民於塗炭之中然比之堯舜禪讓之美則有間矣故成湯自以為慙德而仲虺作誥稱其功德以解之然來世口實之病不敢謂無者雖臣子亦不得父之也孔子稱父王為至德不以其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服事於殷邪謂武盡美未尽善不以

其用攻伐得天下邪。是孔子於武王猶有死憾焉。且夫文王之智豈不知伐殷而救民之為義。况周家日以强大。天下之心日以服從。而殷紂之惡日以猖獗。當是時。文王一搖足則殷之亡如燎毛矣。然而猶守臣節。費義易於美里。歎密雲之不雨。惴惴然惟恐臣道之不尽。殷祚之不綿遠。其忠誠惻怛之心固已動天地而貫金石矣。假使文王猶存而紂罪惡貫盈。吾知其決不忍興師討之也。若武王之舉誅無道以救天下。謂之非聖人不可。而文王更有盛焉者。此乃孔子之死。稱以為至德。而天下之善無窮。亦可見矣。

夫伯夷之諫武王。豈有他哉。亦惟責之以至德。而使繼皇考之徽猷焉耳。嗚呼。知文王與孔子之心。則知伯夷之心矣。

○謙信公大口袴記

足利氏之末。天下大亂。英雄割據。凡三十餘名。其尤智勇無堅敵者。世必稱甲越。然信玄動以詐。而謙信公獨守信。其心事如白日。非甲越可比。故予敬其為人。喜聞其遺烈。一日於某氏許。得觀公遺物大口袴。古色鬱然。想見往事。不覺咨嗟泣下矣。公嘗朝京師。見足利義輝公。時三好長慶用事。頗張威福。公度其

作亂。請誅之。不許。意此袴乃其朝謁日死服歟。後義輝公果為三好臣松永久秀所弒。足利氏遂至於亡。向使義輝公從公之言。誅三好。命公輔將軍而令四海。雖有織田氏。必不能吐氣。而其亡。不如是之速也。公與甲侯積怨久矣。甲侯將死。語其子勝賴曰。我死。汝須舉國托謙信。渠信義有餘。決非負汝者也。公將士亦聞信玄死。請取甲。公曰。信玄在焉。我當舉兵相角。今死矣。可忍滅孤兒邪。信玄之信公。公之自信。如持左契而要于後者。可謂奇矣。吾以此知公之不負足利氏。非若織田氏藉以濟其私而遂逐之也。義輝

公之不聽天也。公之不得行志。亦天也。獨其忠節勲業。閱數百歲之久。尚赫々如目前事。雖一弊袴。後人猶寶重之。而觀者泣下。物以人重如此。為士者可不知死最乎哉。

○贈宮本虎存序

今茲之夏。予始與宮本君虎孝邂逅於友人之宅。君虎孝問知予所居。慨然若有感。後數日來見曰。此邸即某少時苦勵之所也。某本常陸大橋邑產。年甫二十一。弊衣破屨。來江戶。時先師岡田吉利先生適居此邸。因為其廨養。學劍。猶記每旦蚤起。汲井水澣米。仰見

明星在天。嚴冬之際。冰霜凍合。十指欲墮。或隨師踰蹕于風雨泥淖之中。其他艱楚。可知。而以其餘暇。習劍法。遂以得釋褐于水府。雖某辛勤之所致。抑先師之恩也。夫少時游寓。人情所慕。况先師不可復見。得見先師故居。斯可矣。乃起步邸中。歎曰。堂廡改。樹木或枯或長。猶依旧者。井耳。予為置酒。地主田君祖母適至。相視愕然。君又歎曰。當時孺人。姝麗如神人。相距四十年。頭童齒豁。殆不可別識。而予亦髮種矣。於是舉杯歡笑。話旧。既而謂予曰。人不可以忘本。先生幸記之。以賜。某時覽以自警。并使子孫

知也。嗚呼。世之庸人俗士。固不足論。獨怪彼以儒自命者。往登枝而自根。奢侈以驕人。不復思卧牛衣時。或有道舊故。不耻則怒。甚至背師負恩。指摘其瑕疵。以見己之所在。是何心也。君以赴武夫。能重本尊師。自首。聞其夙者。安得不動。良。心。况其子孫也哉。因叙其語以贈。且以自警。天保七年中秋後一日。書于江戶駿河臺富士見阪見山書樓。



110X
329
16